

臺灣青少年小說巡禮第五回 《順風耳的新香爐》

王宇清 ◎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壹、前言

前一回為各位讀者介紹了李潼獲得第十一屆洪建全兒童文學獎首獎的《天鷹翱翔》，這回要繼續介紹他次年再度榮膺首獎的作品——《順風耳的新香爐》。

《順風耳的新香爐》，是一部帶有民間傳說色彩的作品，在現代臺灣青少年小說發展的初期，無論是題材與表現方法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儘管《順風耳的新香爐》和《天鷹翱翔》，並非李潼最廣受推崇與討論的作品，但這兩部作品卻展現了李潼的勇於自我挑戰與強烈的企圖心，提升了臺灣青少年小說寫作的廣度，仍值得為讀者評析介紹。

貳、內容簡介

《順風耳的新香爐》，以臺灣民間信仰中為人熟知的神祇「順風耳」作為主角，故事從順風耳聽見有年輕的香客為他和千里眼沒有自己的香爐而抱不平開始，展開一段自我辯證與追尋的旅程。一路上，他來到了公園、戲班、夜市、漁港、馬戲團、土地廟等；未料尋找香爐的過程卻是歷經種種困難，讓順風耳吃足了苦頭。在一連串的苦難中，順風耳慢慢憶起自己成仙、協助媽祖的經過，最後，在土地公的循循善誘下，了解到自己能力的不足與承擔的責任；最後返回媽祖廟，竟發現自己也有了一座新香爐。

參、文本分析

一、民間信仰傳說的活化

獨特的角色是這部作品給人的第一印象。以臺灣民間媽祖信仰文化為發想，頗具新意；以「順風耳」作為主角，更勾起讀者的好奇心。

關於順風耳的身世，有不少精采的典故傳世；最廣為人知的，就是延伸自《封神演義》與媽祖故事的版本。他們的傳說，歷經時代淬鍊，成為富含想像力與深具通俗性的民間文學。趁此機會，我們不妨順道溫習一下這個典故，了解這個故事發想的背景與脈絡，有助於增加閱讀的樂趣。



廟宇中的順風耳造型，一般常見為紅色，手持方天畫戟；而總是與順風耳搭檔的千里眼則是綠身，手握斧頭；兩人皆身著背心鎧甲。此外，順風耳亦俗稱為「金精將軍」，千里眼則稱為「水精將軍」。傳說順風耳原是棋盤山上的柳精，與桃精千里眼為兄弟。他們為了求取功名，幻化為人；順風耳名叫高覺，千里眼叫高明，投入了商紂王的麾下，對抗周武王。後來敗戰身亡後，在玉皇大帝的寬赦下，兩人的魂魄投胎轉世，飄至湄洲島西北方的桃花山。當先至的千里眼到達時，桃花尚未綻放，因此依附桃枝的綠葉成精，身體呈綠色；後到的順風耳遇上桃花盛開，依附桃花之後則呈紅色膚色。

到了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桃花島上有兩個鬼怪出沒作祟，危害民間；他們眼睛像銅鈴，牙齒如短劍，聲音似洪鐘，行動如閃電。林默娘聽聞之後，帶著法器上山，經過一番激烈的鬥法後，兩人伏法，願意跟隨媽祖左右，協助媽祖降妖伏魔。（注）

在這個故事裡，除了主角順風耳，同時還出現了媽祖、千里眼、土地公等在地神明，對臺灣的讀者來說，應具有相當的親切感。透過富於人性的想像，媽祖的慈愛、土地公的睿智、千里眼的憨直、順風耳的草莽率真，生動地躍然紙上，展現了民間信仰的親切與活力。作者巧妙地串接起《封神演義》、媽祖成仙等傳說，編織出順風耳的「身世」，彷彿為順風耳注入了有血有肉的「人生」。而順風耳與千里眼又是如何到媽祖身旁擔任神職，作者有充滿現實生活的趣味詮釋。在與姜子牙、楊戩等人大戰失敗，被封入封神臺之後，順風耳向玉皇大帝報到。在作者的想像中，玉皇大帝成了「洗腦專家」，能夠「將再超級的『大壞蛋』滿腦子為非作歹的壞念頭徹底洗去，將同情心、正義感，約束自己，幫助別人和善盡本分的想法換裝上去。」（頁162）而神仙的任職更是透過玉皇大帝的「職業訓練班」培訓出來的。順風耳的好兄弟——千里眼，同時也是一位安守本分的好同事。至於三太子哪吒，更成了順風耳眼中的「競爭對手」。作者運用了《封神演義》中人物關係的典故，建立了角色人際關係上的張力。親切的土地公，則更是扮演起李潼的小說中經常出現擔任主角啓蒙導師的關鍵角色——「老師」。除此之外，作者透過廟宇、公園、夜市、漁村等在地生活場景，增加了讀者的熟悉感與接受性，發揮了文學傳承在地文化的作用，而創意的改寫更賦予這些常民文化更豐富的生命力。

二、神仙下凡歷險記

《順風耳的新香爐》的故事模式，同樣採用兒童文學中常見的「在家—離家—回家」模式。只是，這次外出旅行冒險的，不是懵懂的兒童或青少年，而是一位神明。究竟這個神明離家之後，會產生什麼意義？不少國內青少年小說作品都具有「啓蒙與成長」的基調，這部作品也不例外。順風耳「尋找新香爐」所開展的冒險故事，蘊含了「尋找自我」的隱喻意義。

這是一個「神仙下凡」類型的歷險記。神仙下凡的故事，大多不出兩種情況：一為下凡的神仙運用神力協助解決凡間的困難，二則為神仙失去記憶或法力，試圖返回神界的歷程。《順

風耳的新香爐》中，則稍有不同。儘管主角順風耳本是任職於凡間的媽祖廟，但卻從未出過廟門。當順風耳下定決心，踏出廟門為尋找自己的香爐、建蓋自己的廟宇而來到民間，反而竟像是來到都市的原始人，與現代生活全然格格不入。失去神力的順風耳，在尋找香爐過程中的四處碰壁、事與願違，讓他開始從「擁有一個香爐」這個世俗而虛榮的願望，開始反省身為一個神明身分的意義與工作的價值；這一趟離家旅程，主要目的在給予順風耳自省成長的機會，也讓這部作品充滿了教育性的意味。我們尚能注意到，整趟旅程中並沒有出現驚險、緊張、刺激的情節，反而多為順風耳在凡間所發生的種種荒謬事件與糗態，賦予了這部作品濃厚的奇想喜劇效果。

相較於原始版本的《封神演義》與媽祖傳說，《順風耳的新香爐》多了現實的味道；原本民間傳說所具有的古樸幻想與現代生活的具體寫實產生了一種反差、衝突的趣味。對於俗世凡人來說，神仙應是無憂無慮的，隨著順風耳神仙身分的「凡人化」，他所面對的困惑，也是身為凡人都會遭遇的煩惱。故事似乎也隱隱暗示著我們，唯有擺脫功利的束縛，追求專業與卓越，謙虛、踏實地投入，才能夠真正立足社會；也唯有誠實面對自己，才能找到心靈真正的充實。當前是一個重視「專業」與「樂活」的時代，《順風耳的新香爐》如今讀來與這股思潮頗能遙相呼應，也是另一種趣味。

肆、思考延伸

一、側重寫實的「輕」奇幻

期待奇幻感受的讀者可能會對這部作品有些失望，雖然這是一部具有神話傳說色彩的作品，然而卻讓我覺得更像是在閱讀寫實小說。在順風耳的神力消失之後，他的確與常人無異。事實上，在整部作品中，我們看不見順風耳展現任何的神力與法術。

仔細思索，順風耳所處理的問題，是非常世俗性的。「新香爐」，象徵了尊貴的身分地位，順風耳對於新香爐的強烈渴望，似乎暗諷著社會普遍存在追求虛浮表面的現象。順風耳其實也象徵了平凡的人類，極易受到誘惑而迷失自我。不過，我們也在順風耳的身影中，看見了作者對於人性的單純與善良的信心，抱持著光明的期待。

在順風耳荒誕可笑的行徑下，其實蘊藏著作者細膩的安排；一連串的事件，都緊扣著順風耳的自我反省課題。一開始，戲班的成員不相信他是「順風耳」還因此嘲笑他，讓他對自己的認識產生了乖離。不僅失去了神力，連能夠證明自己的名字都失去意義，象徵順風耳面對自我疑惑考驗的開始。接著，當他遇見算命師，身為神明的自己，卻在意算命師卜卦的命運。一個需要透過凡人來預言命運的神明，已是極大的諷刺，更指陳了無法了解自己人，便如失去方向的船隻，只能任由外在環境擺佈。後來，他更遇見了馬戲團中分不清現實還是幻覺、迷失自我的小丑和小矮人，映照出順風耳相同的處境。一連串虛幻與真實的迷惘，是這個故事主角所



面對的最大困境與挑戰；作者在看似輕鬆喜劇的表面下，用心鋪陳了順風耳自我追尋 / 成長的各個階段。

二、「喜劇」電影元素的運用

文字作品比之電影鏡頭語言，更難於表達喜劇的情境，而本書另一個值得讀者玩味之處，在於書中喜劇情境的文字描述。作者努力營造出滑稽、逗笑的效果。筆者印象裡，李潼也可說是第一個在兒童文學中大量嘗試喜劇、電影式鏡頭語言的作家。

舉例來說，當順風耳在夜市裡遇見了算命仙，兩人互看對方可疑、相互試探，最後卻先後傷了手掌，「像吹著火烤的蕃薯一樣『ㄉㄨㄨㄨㄨ』吹著」，誇張逗笑過程，讓人聯想到許多香港武俠喜劇電影裡的敘事風格（頁 108-109），筆法頗具實驗性。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散發著濃烈的小人物喜劇色彩。主角順風耳的小人物性格特出，是全書的趣味核心所在。筆者聯想起該時期黃春明文學名作《兒子的大玩偶》（1969）所改編的電影作品（1983），同時也想起當時正是許不了的「悲喜劇」電影風靡臺灣之際。《兒子的大玩偶》中為了生活而扮演小丑的父親，以及許不了的銀光幕前的小丑般的諧星形象與私底下苦悶壓抑、充滿戲劇性的人生，都反映了當時經濟起飛下小人物的心情。而在《順風耳的新香爐》後段，順風耳看見小丑自我矛盾的悲苦情節，作者也同樣運用了小丑角色形象與小人物悲哀之間在藝術上所具有的隱喻關係，十分貼近當時的藝術風潮。

三、提點香，更夠味

這是一部溫馨幽默，同時予人平穩、安心感受的作品。縱然一路上順風耳發生了不少趣事，但劇情的起伏不大；整部作品緊扣順風耳的自我省思主體，主要營造劇情張力的衝突點便在於順風耳微妙的心理矛盾。

被凡人化的順風耳，一路上既無神力的施展，嚴格說來，也沒有在這趟旅程中對凡間有任何的助益。作者沒有說明順風耳的神力為何無法於凡間施展，同時對失去的神力的順風耳所受的心理衝擊也未有合理的鋪陳與發展。順風耳下凡的歷程，重點在於用以鋪陳他追逐虛浮功利的盲點與對自身矛盾的反省上，而未能發揮一個原本充滿神話色彩的幻想元素。更為可惜之處，在於順風耳「頓悟」的發生，卻是在於土地公 / 老師的話語引導下產生，而不是讓順風耳從凡間的歷練中自然體悟，反而使得故事前段鋪陳的諸多事件，最終卻缺少了一個充滿張力的高潮，讓這部作品的結尾卻是略帶說教，順風耳本身在凡間的「凡」與「神」之間的微妙關係沒有獲得更好的發揮，甚為可惜。

伍、結語

這是一部筆觸優美，充滿民俗情調、歡樂，卻帶有濃厚啓示意義的成長教育小說。李潼

在這部他生涯早期的長篇小說中，同樣展現了在題材與表現手法上的求新求變，同時也具有他一貫的光明、啓蒙調性。我們在這部作品中，學習到了作家如何從傳統文化的素材中找到新的創意，讓傳統文化與信仰的素材注入了新的活水，創作出具有時代性與在地性的作品。另一方面，這樣的素材在青少年小說與兒童文學上的運用，卻也更需要作者細膩的處理。嚴格說來《順風耳的新香爐》，鋪陳上有不少可惜之處，未能名列李潼最佳的作品之一，但卻仍是一部讓我們能夠思考小說寫作、思考文學，具有啓發性的作品。作者跳脫原有的經典的束縛，對其進行剪裁潤飾，以符合自己的新創意，仍為臺灣當代青少年小說樹立了一個參考的基準。 ISBN

注釋

· 國家之窗網站，檢自：

<http://www.senwanture.com/dau%20dgiau%20gods-%20chen%20lii%20ein%20&%20shiun%20fon%20r.htm>

· 一生一會部落格，檢自：

<http://tw.myblog.yahoo.com/jw!1QqM77uXFB5rFnaHIJY1IaUK/article?mid=1763&prev=-1&next=1721>

延伸閱讀

1. 余遠炫（2005）。落鼻祖師（二版）。臺北市：小魯。
2. 鄭宗弦（2009）。媽祖回娘家。（重排初版）。臺北市：九歌。